胡适倡导白话文，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，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，从不进行人身攻击。羽戈说：“你看他，哪怕与政敌论战，都是和风细雨，平心静气，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，更不必说粗口了。”1948年，胡适被迫离开北京时，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。往来的对象，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、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。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，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——既不加入国民党，也不加入共产党。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“异己”，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“友朋”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君子之风——不站队、不妄议、不迎合、不谩骂。

这一点，民国能做到者，几人哉？

**君子交绝，不出恶声**

新文化运动后，因政见不同，鲁迅与胡适交恶。此后，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、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，胡适从不应战。而对于鲁迅的文章，只要认为是好的，胡适就会大力推荐，比如鲁迅的《随感录》。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：“一夜不能好好地睡，时时想到这段文章。”1936年，鲁迅去世后，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，称鲁迅是“刻毒残酷的刀笔吏，阴险无比”。胡适回信说：“凡论一人，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。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，如他的小说史研究，皆是上等工作。”

鲁迅死后，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。

当许广平就《鲁迅全集》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，请他“鼎力设法”介绍商务印书馆时，胡适“慨予俯允”，立马出面推荐，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，为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奔波效力。

诛心是人类的通病，祸延千年，勿论中西。能做到胡适般“恶而知其美”者，有几人哉？

**君子不受虚荣、不祈妄福**

1929年，胡适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，意外碰见了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。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名会员之一。赫定说：“我想提名你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”

胡适果断而婉转地拒绝了。

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。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。”

后来，李敖写了《播种者胡适》一文，

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、民族的贡献。

胡适读罢此文后，给李敖写了一封信：

“说我在纽约‘以望七之年，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’，其实我不会‘买菜做饭’。”

“说我‘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’，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。”

“说‘他怀念周作人，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’，我曾帮过他小忙，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。”

信中指出的错误，全是给胡适贴金的。

倘若胡适好虚名，完全可以缄口笑纳。

但他却毫不含糊，对多处贴金拒不接受。

胡适难道不好名吗？

他给别人写的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，其日记也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日后发表，显然，胡适非常之“好名”。但他之“好名”，有两点非常值得如今熙熙于名者学习。一是“君子好名，取之有道”。“不接受来历不明、言过其实的虚名。”二是“成名后，就不要辜负这个名声”。“对名誉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和反省。”

这就是胡适——不受虚荣、不祈妄福。